二林居集

二林居集卷三

雜著三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自知說

予嘗大世途獨行而寡偶輒慨然曰知我者誰乎已而悔之曰涂之人莫不我知也患不自知耳不自知不能知人也天下之相接者其為人一也其為知一也與之語則諾與之處則諾我知彼彼知我我與彼日以其知往來而無窮而猥曰莫我知欺人邪自欺邪或曰人之類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不一矣不知其類而曰人耳人耳不肯愈于不知矣乎曰不類者其末也無不類者其本也以我知我無知而無不知謂

之自知而子未之能也安能知人矣噫

龍說

士當爲眞龍毋爲士龍眞龍者其神無方其應無迹或飛或潛能天能淵故物莫得而難焉士龍則不然或龐乎其大也或眇乎其小也其狀纍然其用畫然入火則焦入水則敗何哉滯于方者其神索然矣古之士或侶陶漁或操版築適然而安之龍也今之士龐乎爾眇乎爾踦淵而跂天非焦則敗矣其龍也耶哉其士也

二林居說

知歸子讀古人書負志節慕梁谿高忠憲公之爲人已而無所試有出塵之思復慕廬山劉遺民之爲人也兩先生往來

修學地同名東林知歸于因題其居曰二林夫遺民當進退之交見幾而作聞遠公之化而歸心焉予讀其所爲誓詞渺然欲脫三有證無生其視身與世相遺不過如一漚之起滅初不足干其中局而同時高尚如陶公乃猶不能自釋于懷慕秦人之往而不反不亦狹乎忠憲之入道也讀程伯子書至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眾疏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豁然悟曰其實原無一事也故其未後有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由斯志也曾家之風浴堯舜之垂裳其果有二道邪烏呼知心如太虛則十方剎土特太虛中之景像由是坐寶蓮雩歡功德水一唯心所見何生死之云故曰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此遺民所自證而亦忠憲所不能外也

或曰世出世閒其趣各殊子氏而同之必有起而相爭者如之何知歸子曰而不觀夫太虛乎太虛之中孰同孰異知道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矣故曰君子無所爭此二林居之說也

示學子

師法廢人材壞首見于文章浸肆爲風氣而天下國家病之矣我
朝文章蓋莫盛于康熙之世其時治經講學者莫不具有師法白首專門不敢以他岐之說雜乎其閒其出備驅馳往往能自樹立不肯詭隨以毀其守雖其末流之病或失之迂或失之隘要以視彼蕩而不知所歸者則已遠矣紹升少承

祖父之訓長求友天下于同府得汪子大紳于瑞金得羅子臺山于萊州得韓子公復皆先以文章作合已則孳孳焉惟以古先聖賢復性之術相切磋治經講學務求自得上望康熙諸公自首專門未之逮也至其一念眞實不肯詭隨衆好視諸公寧異焉居閒日久慮後生之無聞而樂其繼也意欲如陳同甫聚諸小秀才敎之相與磨礱文術說經書大義析其所疑堅其所信俾知反而求自得焉顧言之而急科名者莫予聽也其志趣少異于俗者其氣力聰明又不足以赴之予慮日深日益以不樂欲深固自息亦未能也游吾門者姑以此告之告之而予聽也奮其氣力聰明嶄乎自得也人材興焉文章理焉風氣應焉告之而終莫予聽也予如之何哉

學子念之

論文五則

制義者注疏之一體用以宣暢經指發揮道業而已世傳王半山蘇潁濱及南宋諸家之作變動開合曲盡事理與其所爲古文無以異也明著令用八股成化宏治閒夏忠殷質元氣內充正德嘉靖理達詞昌茂而有閒彬彬乎唐元和宋慶歷之盛也隆慶以降迄崇禎屢變益窮不無離合就其善者周程之墜緒屈賈之心聲往往而在後之論者欲執成化宏治之一槩以量列朝亦通人之蔽也原流正變若天之四時窮則復始豈可局乎哉

文之爲用有三曰明天德陳王道辨物情而所以行之者四

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是四者根于性效于情而成于才才者性情之所由達也而泥注疏之體者則曰無事才方惡人之以才汩之也不知才不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心不可得而著也後之讀其文者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心不可得而興也若是者不作可也吾讀有明中晚諸先輩文而四者之心不覺其勃然興也天德王道物情因是益辨晢而察焉是注疏之善者也以斯言才油然于性情之際矣縱橫捭闔不衷不範吾亦惡之

時有古今道未嘗變也聖賢修而明之相繼而詳以異成和不必盡爲同也二程子之說朱子已不能無異矣惟道之從而何容心焉明初學者多墨守章句弁爲一談自陽明先生

作而承學之士始知反求諸心要于自得其見于文往往如圓珠出水秋月寫空舜居淡山子在川上庶幾遇之屢歷以還脫落清虛漸成故習一二遐家盡力彈射矯枉之過清響漸微至有白首鉛槧著書滿家而莫能名其所自得者矣其爲得失獨經義云爾哉

經義之病有三一曰腐二曰酸三曰俗天之肖物日新而不窮是有本焉而不可以已也輪扁之爲輪得之手應之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其于文也何獨不然拙者爲之取已陳之糟粕而求味焉索然矣故一在去腐書有之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柰何不由其蕩蕩者平平者曰崎嶇于幽崖絕壑之中得一卉一石樂之忘年將欲擠

泰山之高窮滄海之大不亦左乎故二在去酸朱子之言學也曰脫棄凡近以游高明其言詩也必先滌除腸胃辛穢之氣而後可以澈六藝之芳潤苟辛穢不除安談六藝譬猶爇旃檀于鮑魚之肆聞者掩鼻而趨矣善爲文者空諸所有一字不立如是久之客氣既消天明斯復古昔聖賢所以爲言之旨乃可得而窺也誠得其所以爲言之指而有不能爲聖賢之言者乎故三在去俗

去俗者立心之要也去酸者修詞之要也去腐者明理之要也理既明則心可得而立矣心既立則辭可得而修矣兼是三者質有其文焉可以與于君子之林矣雖然文之用盡于斯乎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之所

以爲文者有如是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之所以爲文者有如是也知道者默而成之庶矣乎

敘文

予年十八會試京師放榜後省舅氏光祿公于保定寓衙齋兩月同舍者爲從舅瞻蓀先生嘉定張吾山俱好爲詩予因效爲之瞻蓀先生齒既高習聞鄉先輩行事慶道予　曾大父南畇府君之爲人予因作述祖德詩以獻先生歎曰他日能繼南畇先生之志者必子矣其年秋還家明年春吾　母病瘍夏而劇及秋遂卒苫凷中稍稍稽古喪禮遺文遂讀周易毛詩注疏次讀漢唐宋諸家文時有論著質之受業師李先生勉百先生盛稱之已復質之陳丈和叔爲書侁之高自

標置陳文驚輒目為奇士其後邵文敦之見于所作獨曰子之志高矣以為文則未也凡為文莫先辨體漢人有漢人體魏晉六朝人有魏晉六朝人體唐宋人有唐宋人體且非直此而已漢之西與東也魏晉之與六朝也唐燕許之與韓柳李孫也宋歐之與蘇王之與曾也其原各有所從出其流各有所至其體之殊異顯若黑白微若淄澠而不可以豪氂混也故善為文者莫若守一家之書凝神壹志句倣而字為之始則得其似矣繼則肖其眞矣其斯為古人之文而非復吾之文矣及其久而與之化也其斯為吾之文而不復有古人之文矣若乃游談無根師法蕩然非鄙則倍此不足以言文也予因是一一舍其故習切切焉惟古人之求久之而得其似

者十常四五焉顧不知所爲眞者安在也其後遇薛子家三聞其論詩也異之其言曰詩志之所之也求有不端其志而能爲詩者求端其志莫先于知道矣孔子讀詩三百篇獨讚鴟鴞烝民爲知道然則爲詩者亦求爲周公尹吉甫其人而可也又言古聖賢人尚矣次焉者其惟志士乎志士之詩吾于近世得二人焉曰謝翱曰杜濬其志潔其思苦其音哀故其爲詩也非後人人之詩而必二子者之詩也君其擇焉已而予讀宋明諸先儒書有省始一意于道于是與汪子大紳往還甚密而大紳顧好與予論文予有作每質之大紳大紳之論文也與邵薛異曰從自己胷中流出蓋天蓋地去不如是不足以爲文予心是其言而難之其後入京師遇羅子臺

山質以向時所作臺山輒曰否否予怪而請其說臺山曰爲文之道昔人一言盡之曰文從字順而已矣有倫之謂從以言其理察也有序之謂順以言其思周也理察而思周斯其言足以達天德明王道自六經四子以降獨有唐韓愈氏宋曾鞏氏爲能契之自餘諸家或疏或駁或夸且陋南渡而遂無聞焉予有志于是亦法韓曾二氏而可矣六經四子根柢也因爲予繩削其文而于字句閒尤兢兢予自是不易言文然臺山故好習靜好佛書自與予交日以斯道相切劘已而遇戴子東原講訓詁治爾雅說文又包山讀法學經究天台教故其論文也日益辨而予則以淨土爲歸日常束書不觀有所作稱意爲之不復知爲何體之文也然予讀佛

經而得爲文之旨焉旋乾轉坤沐日浴月華嚴經之文也萬斛原泉千尋飛瀑般若經之文也空山鶴唳靜夜鐘聲四十二章遺教經之文也雖然有本焉大智心所出生故大悲心所成就故前二者之文予志焉未之逮也或彷彿其影響者其後之文乎而臺山亦往往偁之謂予文如梅如青蓮寒香寂淨和風扇物又曰本分事理本色文章學道久如方得到此大紳論予詩曰束心于規矩之中游神于言象之外肫然至妙充然有餘其論予文曰周情孔思一往西方路頭嘻微二子知我者則希矣自顧少時頑鈍庸劣宜不足以與乎斯事荏苒四十年賴諸將伯交輔提持不致首放棄而舊侶彫謝前路茫如俯仰寸陰彌增慨息日業餘暇援筆述之志學

之士儻有興焉。

蓼語示諸兒子

記有之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予生年四十五矣其在四十五年之前一父母之身也父母之命東焉而東西焉而西南焉而南北焉而北無私適也自吾母既逝吾父歸休以來日侍左右未嘗信宿離謂可百年長保此樂乃至于今則遂已矣追慕呼號邈無及矣念此身之屬于予也斷自今始雖事親之責稍釋而吾所以自事其心者方日新而未有已也然則學之一事蓋將盡吾生焉前此者亦嘗出入儒釋之間然而溯其流矣未窮其原涉其樊矣未窺其奧故不可以言學也古人之言學也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曰不專心

致志則不得也此豈乍前乍卻載沉載浮所能冀其實獲者哉道亦有言絕利一原用師十倍佛亦有言制心一處無事不辦然則誠欲究竟斯學豈無所以善處其身者乎夫家居則有宿習絆之塵務擾之俗物掣之一齊衆楚入道良難若乃離喧憒場入清涼宅淡山蘭若寂歷安居目無異見耳無異聞念茲在茲夜以繼日客塵既淨天明自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其不謂此乎如或譏之曰逃禪或議之曰絕物不見是而無悶吾誠有以處此矣

吾之學也近或一里或十里遠不過五百里然諸兒子不須以吾之遠近爲意其近也不可以事關之其遠也亦不可使人迹之使吾去住自由了無牽絆則工夫易成片段到得勁

靜一如卽居家亦無不可否則不能安吾之心且遂不能安吾之身鴻飛冥冥殆將驅我于天台雁蕩閒矣

吾之學也暫或一月或三月久或三年或五年願諸兄子謹持門戶精治文史無荒于嬉以廢厥業覈玄審邪正之幾嚴義利之辨安貧砥節承先澤保家聲于是乎在大要家之所以興名之所由立一言以蔽之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爾矣家之所以替名之所由墮一言以蔽之曰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爾矣吾之近取堂不獨爲鄉黨通推暨之門亦爲吾家保將來之祚卽今規模麤立諸兄子能踵而成之俾被其澤者無終窮焉卽吾家之祚與之爲無終竆矣如或垣墉具矣莫與塗墍茨者吾恐斯堂之廢亦非

彭氏之福也

予年二十餘早有兼善之懷于天下事嘗一一復之胷中思得一當以既厥志已而閱歷世途稍知進退自度量淺而才疏終不能適用于世一有蹉跌且貽　老人之憂故自奉部檄以來韜隱家術者又十有五年其在家亦思遵修禮法化導鄉黨而誠意未孚一門之中已多隔礙求其及遠也難矣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予不能己于反求其尚敢輕言一出乎諸兄子年力方彊它日程途正未可量然其出也果有濟于世而無損于己又何難焉不然富貴而失其身者多矣吾願諸兄子之慎之也

古之立後者大要有承祧之責者也若支子則不盡有後始

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六朝高士往往預救族屬俾無立後傳之正史以爲美談予既脫屣世緣予妻亦虔修淨業六朝高士之風心竊慕焉且吾宗自　尙書公以下諸兄子林立類皆克守家風誠能體先人敦樸之遺啟後世詩書之澤出則有濟於時處則不失乎已予懷渺渺夫亦可少慰焉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亦爲有承祧之責者言也豈一身之私計乎哉

或曰古之居喪者未葬不離殯側既葬不離木主今子未屆祥禫遽舍而之它不已急乎曰此喪之末節也吾受命于天而不知命之所由立吾受形于父母而不知形之所由踐若是者謂之風痺不仁夫風痺不仁之人雖使日偃臥于苫由

之閒畢三年而不懈其于孝猶無遺也古之人有去親而游學者有居喪而赴講會者亦各有當而已矣誠于此洗船破釜血戰一番埽盡羣魔此心端拱命由此立形由此踐天地古今通一無二況于父母豈有以存亾遠近間者哉

蓼語者苦語也亦了語也白沙子曰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未到千休安知一念此了語所由作也一念既了則此語亦爲疣贅矣

蓼語知歸子居憂述志之所爲作也知歸子嘗贈予以句曰心從休處得歸根休止也善也于止止其所止即至善也此白沙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之謂與夫此千休皆由一念是一念也天地古今通一無二明有禮

樂幽有鬼神森相質對而何有遠近存亾之閒哉始知歸子有飄然遠引之志眾皆疑之予獨憂之及今讀參語反復千餘言涼涼孤影沈沈絕照有非意言所能盡者然後知知歸子之飄然而遠引也至孝也止至善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吾且于知歸子望之矣然知歸子方當棄家遠引而予乃攜家入長安中蒹葭采采白露未已言念伊人道阻且右予終能無愴然也乎雖然聖人之繫家人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知歸子止其所止可謂行有恆矣于是乎語兄子可謂言有物矣又誰謂知歸子棄家者哉王芑孫書

書問一

答羅臺山書

承惠書別錄一通反覆再四其文蔚然淵厚有古人之風末學膚受顧景內慚何敢漫有陳說也顧嘗聞之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者所疑而不以告非相長之義也既于旁注中略陳其愚敢復申綴其說幸垂察焉書中論文與道原流分合之故詳矣雖然其于本末先後之辨抑猶有未盡也昔者聖人之于道也既孰復于躬而自得之懼後此之欲至于道者瞀而迷其方因即其自得之實宣之為言其言遠近幽顯不可為典要而一本于人心之所同然主于覺世牖民俾之于道而已此文之所由立也孔子既沒微言漸湮羣弟子各私所見離異其宗子輿氏有憂之述大學一篇條目甚具而

其要莫先于知本子思氏紹明之溯大原于天命著體道實功于戒懼愼獨其末申言入德之方偁引衣錦尚絅之詩惓惓于闇然的然之別其故可思矣孟氏繼作折中羣聖其言求放心言先立乎其大者其卽知本之謂也孟氏沒其傳滋益熄漢唐諸儒沿流溯原各資所得著書以自鳴及究諸儒生平所守與所著書能不詭于聖人者董氏而止耳王仲淹氏而止耳自司馬遷楊雄以下諸子其所著書于道卽不盡無所見要未嘗洞明乎本末先後之故實措于躬行故于道時有所虧明蔽雜半徒使後之學者眩其瑰麗泊道而豔文亟亟焉以空言為急務非不知本之過與宋興濂谿明道伊川康節晦翁子靜諸先生作實始抽聖緒修明道教其所資

厚薄與其得力淺深固不能無小異要其于本末先後之辨未嘗不同而末流之弊猶且騁虛談溺誦說二百有餘年而陽明先生作乃獨苦心畢力攄淸氣霧揭致良知爲宗一時之士憬然覺寤各思反求諸心刊除枝葉披尋其根柢東廓念庵景逸念臺諸先生遞踵厥迹精思密踐矩矱益嚴誠灼見乎道之不可須臾離語默動靜一息不存卽違道遠而曠其官故超然拓無欲以爲基而于無聲無臭會其極以近紹周程遺規上續孔孟以來之正脈衆人心之所同然以復返天命於穆之本又豈語言文字所得而承當也哉足下欲以馬揚諸子系斯文正統則濂谿明道諸先生將爲附庸與抑漫無差別謂並軌而齊驅也至若上下千百年間躬忠信之

質履踣繩墨至行激發者不可勝數其爲三綱五常所系賴顧不大哉今僅僅以其詞之工者系于統其行修整文采不章者將不得與馬揚諸子並又非所以爲教也且使後世之志乎道者將由馬揚諸子之文上追孔氏與抑將由濂谿明道諸先生遺書反求諸心而自得之以衍孔氏之傳與覺世牖民其專任又奚屬與當不待煩言而決矣紹升于馬揚諸子之文誠心好之顧其夙昔所志與生平用力之地則有在彼不在此者惟足下要有以敎之語言淺拙無以自道惟益皇悚不盡

與韓公復

接手書蒙誘進以斯道反覆開喻明辨以晢感切感切承諭

存養省察致知三者交資其說至當顧願有進者古之聖賢因病立方隨時補救雖千途萬轍然其要歸一而已矣天命之性人所同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所爲學與慮者不過去其所本無還其所固有而已格物致知要于切己處用力則知乃眞知物非外物意誠心正一以貫之矣讀書講明義理祗貴求其放心期于自得非外求附益也兄謂學未有不以知爲先固也知豈可外求乎聞見之知德性之知二者之辨甚微學者往往依託附會認賊爲子非誠于爲已者未有能斬然無惑于其際也程子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又曰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認取更不可外求合之定性書識仁篇諸說參之可以審

端致力矣紛紜同異之說且可一切置之否則析理益精去道轉遠近世講學諸老可為明鑒區區所不敢出也

荅宋道原

往歲在京師與臺山相會得聞足下行誼輒傾心向往頃辱手書論朱陸異同之說竊有不能無疑者敢誦其槩以復于左右貂升年二十四始有志于學以為學者求其在我者而已于朱陸兩家之書惟取其切于身心者反觀而默識之至彼此異同之故則不暇致辨譬飢者之于食求一飽焉菽麥之辨非所急也自一二年來反覆于中庸之書乃益信陸子之學其為聖人之學無疑也足下謂陸子遺棄問學專重德性以是為陸子病是未知聖人之學唯在復性復性之功在

明明德外德性無所爲問學也外德性而爲問學謂之玩物喪志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明善善非德性邪篤行者明之而不已其功也此一貫之旨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卽博卽約非二物也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此天地之道也聖人之學也知聖人之學則知陸子之學矣足下勇猛向道近今所罕顧自以矜持太過每多所留滯果何爲而然哉毋乃所以尊德性者或未得其方與朱子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願足下深體斯言也紹升自分才力淺薄雖稍知徑路而實踐爲難方將痾逝寬閒之地優游厭飫以期斯道之有成足下敎以隱居求志處我良厚敢不拜嘉獨念去聖遙遠斯道榛塞願足下獨覩于昭曠之

原無以一家之說自泥紹孔氏之絕學為一世之宗師以副
區區願望之心幸甚幸甚

與汪大紳

頃得公復書其論文字原流得失深得六經之旨不惑于近似之說其在來安政事略具于與閻懷庭書讀之令人欣暢無已如親見陽亢宗元魯山與之俯卬揖讓也吾兄得此賢主人眞不枉斯行矣公復不遠千里以來安人士委命于兄益將進斯人以古人之道而收變化善治之效兄得公復為之主德不孤矣切磋究之樂何如也近世學業之弊在浮文日勝不知反本卑者溺帖括靡曼既不足與言其粗知從事于六經者顧往往不求實得于己而徒欲求取于人求勝于

人夸多鬬靡黨同伐異雖白首鉛槧著書滿家難免玩物喪志之誚大可惜也弟聞兄與人言論于時俗之學每多回護枉兄自謂寬以居之不知此中受病總是爲己之心不切誠信得第一義更無第二義可商量也如云以之責己不必以之責人不知人已一體切于爲己卽未有不切于爲人者孟子道性善言必偁堯舜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尚安得有第二義邪兄誠信得此義直下承當若決江河沛然莫禦吾道之幸亦安人士之幸也

復宋道原

廖君至得手書頗慰積年之思伏承爲斯道計孳孳無已慨

恐弟之淪于禪寂而不知反足下之憂我甚矣自念志學以來十有餘載于先儒學術之異同略窺門彷顧卒無以副足下之盛心者誠以學者入道之方各因其性之所近不能彊同要其歸止達天德則一而已弟之所向蓋在横浦慈湖之間足下必以程朱律之自齟齬而不相入子思曰道並行而不相悖亦顧其所以用力者何如耳足下邇年來主敬工夫已能成孰否竊謂不到得胷中無一事時總不過以敬直內非敬以直內也欲得胷中無一事不有廓清埽蕩之功以蘄至于豁然之候則揠苗助長之病將有不能免者如何如何臺山兄未曾入京聞其見在江浙習靜空山必欲到豁然之候方肯還家此時亦無從迹之也足下以患貧之故託業青

烏雖爲養親計然于道實有所礙眞西山以命詢日者而慈湖呵其未能忘富貴青烏家言與日者何異不當以之自爲其可以之爲人乎後之議慈湖以禪者多矣然求如其潔潔淨淨不以生死利害動其心者何未之見也然則學者之病固有不在于禪者邪願足下思之愼之是仲明翁于數年前見訪兩次其人甚淳厚然論學無所發明亦不免爲青烏家所惑此中猶欠分明在閻廖家館地頗佳足下安心授徒甚善吳中之游別俟機緣可也

與戴東原書

承示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二書其于烝民物則形色天性之旨一眼注定傍推曲鬯宣洩無餘其文之切淡奥衍確然

戴記之遺漢唐諸儒言義理者未之或先也紹升慣于學問于從入之塗不能無異要其同然之理卽欲妄生分辨安可得邪顧亦有一二大端不安于心者敢質其說于左右竊謂學問之道莫切于審善惡之幾嚴誠僞之辨善惡之幾審則能日進于善而終止于至善至善者一天道之日新而已矣誠僞之辨嚴則能日進于誠而終于至誠無息至誠者一天命之不已而已矣天命不外乎人心天道不外乎人事是故離人而言天不可也是二書之所極論也其或外徇乎形名內錮于意見分別追求役役焉執筌蹏爲至道而日遠乎無聲無臭之本然不知天其何以知人是故外天而言人不可也程伯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一語之下全體洞然殆

二書所未及察也原善之言天命也引記云分于道謂之命解之曰限于所分曰命此恐不足盡中庸天命之義中庸之言天命也言上天之載而已此上不容有加若有加何以云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無去來亦無內外人之性于命也亦然昭昭之天卽無窮之天孰得而分之命有自分卽性有所限其可率之以爲道邪率有限之性以爲道遂能位天地育萬物邪此其可質者一也虛寂之交見于大易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虛則不能受不寂則不能通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虛寂之謂也今謂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則亦言之易矣人于無事時非有定力不汩于昏則流

于敝而況犬牛乎又曰老莊尚無欲君子尚無蔽似亦未盡無欲則誠誠則明無蔽則明明則誠未有誠而不明明而不誠者也其謂君子之欲也使一于道義夫一于道義則無欲矣程伯子云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無欲之旨蓋在于是固非必杜耳目絕心慮而後乃為無欲也此其可質者又一也疏證以朱子復其初之云本莊周書而嘗之以為德性資于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是謂德性不足以盡道必以學問加之則德性亦不足尊矣夫學問非有加于德性也斷有以盡乎其量而已盡乎其量則聖智矣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明其無所加也反之

者復其初之謂也又以老莊釋氏之自貴其神而轉以嘗夫張朱二子夫神之爲言不始于老莊釋氏易大傳曰神无方而易无體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何謂邪謂不當以神與形爲二本二之非也將先形而後神而不知神之無可先也此其可質者又一也合觀二書之旨所痛攻力闢者尤在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謂涉于二氏先儒語病則不無然外心以求理陽明王子已明席其非矣將欲避眞宰眞空之說謂離物無則離形色無天性以之破執可也據爲定論則實有未盡以鄙意言之離則無物離天性無形色何也物譬之方員則譬之規矩未有舍規矩而爲方員者也舍規矩而爲方員則無方員矣形色譬之波性譬之水

未有舍水而求波者也舍水而求波則無波矣于此欠分明則于易所謂神詩所謂上天之載皆將還就以傳吾之說而先聖之微言滋益晦其究也使人逐物而遺則徇形色為天性其害不細要望精思而詳說之幸甚不宣

亦同曰上非

二林居集卷三 終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書問

○奉巡撫侍郎閔公書

閣下撫風亮節，祭侍爲懷，近紹文恭，遠追清恪，自下車伊始，觀聽喁喁，竊意風流令行，阜民成俗，斯可拱而俟也。一年以來，僚屬感恩，小民安堵，庶幾得曹參治漢之意，然而府縣有司，苞苴未絕，刑獄未平，中家以上，一被訟牽，累數千金立見傾蕩，此恐非閣下以身爲教之盛心也。春閒晉見，曾以察吏爲言，諒蒙采納，而自頃以來，遷秩去者，往往爲衆所唾棄，來者或踵而效之，習爲故常，恬不知怪，激濁揚清，章善癉惡。

國家所以委任閣下與閣下所以上報
主恩者庶其在此而竟無聞焉其亦將有待邪抑營私骫法
迹甚深隱閣下無從而知之邪卽以納銀論數年以前圓絲
一兩抵紋八錢今則祗完七錢以內矣去冬收漕其來納者
距之滿街迫令折價每米一石銀至四兩農夫野老莫不忍
泣吞聲以爲
國家浩蕩之澤半爲貪吏漁獵之資此于治體所關豈其鮮
也猶幸蠲復之年所輸有限若遂習爲故事則往歲嘉善德
淸之事必有見于吾土者願閣下之早慮之也往時州縣未
到開倉私屬漕總按數廣糴謂之鋪厫以爲折收之地此須
出示嚴禁開倉前一日仍密加訪核犯者立懲要須展寬期

限俾得從容輸納既開倉後嚴禁折收如米色稍雜祇許皴篩不得槩令退還零尖趯斛向于功令然在此時卽量加斛面彼誠所甘心其視折色倍輸之費尚自懸絕儻有司怙過遂非或以巧言亂聽則鷹鸇之逐不能無望于閣下古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願閣下深體斯言也昔在康熙雍正之間江南漕政最稱剔做賴尹文端公爲巡撫釐定章程與之更始食其福者垂三四十年閣下有愛民之心居得爲之位不及今奮然作興爲斯民紓積年之患則來者其何望矣

近聞閣下以甘省一案致奉

嚴旨士林私議竊恐閣下自今以往不能保其初心此淺之窺閣下者耳是非之界義利之關天地鬼神實式馮之修正

終必蒙福爲邪終必獲禍近事可徵較同著蔡古人刃鋸在前曾不動其一毫之慮況區區儻來之物哉且聖意淵湥非可測識百鍊金安得不從洪鑪中一過耶閤下其慎終如始而已兩家休戚相關又辱承有知己之言故不敢以頌禱之辭進且竊意爲此言者乃湥于頌禱者也唯閤下察之

復魯絜非書

頃連接七九兩月書足下閔世孰慮患湥所以憂我者甚至然中閒論文一節頗未盡鄙懷敢麤陳其大略來書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其文之至者耗洩天地之元氣故自古文人子孫鮮克自振起此甚非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流行于物者

爲元氣是氣也根極于一消于萬其來無方其應無迹得之者與天地合其德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生生不窮而利賴及于萬世是惟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始足以當之自茲以降思孟之淡醇董韓之閎遠程朱之精詳陸王之易簡類能契天地之心故其文與天地之元氣相輸貫相望于數千載之中繼聖人而命世其它二千年閒百家諸子以文自名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分畛域不能相逾然使其言誠有濟于時適于用當于人心足以止惡而進善則君子取之取之者何也謂其文足以效能于天地也夫上自聖人下至諸子百家其言果有裨于當世天地之心實寄之奈何恨其秏減不于其身又陰奪其子孫如足下言天之不仁也甚矣至謂名

者造物所忌名浮于實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夫造物亦何忌人之有名者風力所鼓生謝無常與其人了不相涉彼且無所挾以爲有造物者又安從而忌之且夫忌之情生于妒而成于爭彼造物者于人吾知其不爲妒與爭也決矣足下毋爲此慼慼也然則何爲而有人禍天刑也曰鬼不虛生業由已作足下所謂因果者是矣人禍之以其見惡于人也天刑之以其見絕于天也是必有陰隱與孰惡者主之而非名之所得爲也其身之禍與刑且無與乎其名況其爲子孫者哉故夫論因果者合三世以明之則白矣人之生或智或愚或殀或壽初不繫乎其祖父也至其子若孫或智或愚或殀或壽初不繫乎其身也子孫之果不得以祖父爲因然則祖父

之因不得以子孫爲果也決矣以一念爲因即以一念爲果一念者通三世而爲言者也於已取之非人所得而與也且夫名非君子所務也實固不可以不急也忠信以進德修辭以居業所以求盡乎其實也足下懼名之浮當孳孳焉惟實之求實之既至俯仰浩然視外境之相值無一豪足動于中又何有子孫之干其慮哉星命之術君子所不道即億而屢中亦復何補于人世足下既信因果不當仍惑于其說使爲善者必福爲惡者必禍則星命決不足馮如以星命可馮則善者不必福而惡者未必禍足下又何以爲敎也僕之于文素不甚專力自遇臺山兄知此道之不可苟習之久頗識其利病常欲網羅放失成一家言故于當代遺文佚事搜括頗

謀幸賴前人之餘蔭沐
聖朝之教澤早竊科名觀光
闕下遂得以閒居歲月歌頌太平激揚忠孝原本康衢擊壤之意而益暢其末流是其爲言宜若無乖于世不當用此爲譏議也至謂僕歸心淨業便應摒棄文字此言甚有旨夙昔撰述麤有就緒從今當銘足下之言曰禀惜陰之戒亦願足下沈潛于古聖賢人之文力踐其實以爲進德居業之資毋怠于學而遁于術負天地之心泯泯焉有沒世無聞之懼此則僕之所爲惓惓者也惟望垂察不宣

或疑三世之說儒者所弗道此蓋弗深攷耳唯嶽降神生甫及申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人天往來之驗章章矣善者

既然惡者亦爾。羽淵之化也爲黃能。龍漦之流也爲褒女。越椒生而豺聲。彭生死而豕立。但能舉一反三。誰道無徵不信。如謂來無所從。去無所適。氣至而孳。氣散而滅。是堯舜之生與朱象而同稟。周孔之逝與桀蹠而俱盡也。首出何以有神聖監觀。何以有鬼神哉。侮聖言而蔑天命。必爲此言者階之厲矣。可不愼哉 自記

與袁子才先輩論小倉山房文集

往承下顧。獲侍倉猝。未罄所懷。去年聞遊勝包山。還寓吳閶者兼旬。隨詣唐氏敬問起居。而行旌已發。悵然而返。大集敘事文腹笥既富。摹繪極工。其獨到處。驚風雨泣鬼神。不足喻也。顧其閒傳聞互異。多有淆訛。敢據所知。略陳一二。惟垂聽

而察焉案八旂通志姚啟聖傳載姚康熙二年中漢軍榜弟一授香山知縣八年坐事革職十三年耿精忠反始募鄉兵赴康親王軍今集中謂姚到官日釋諸前官之被繫者令吳興祚說康親王檄召赴軍以十年間事并為一時誤也又志載施琅以順治初歸旂康熙二年累官至水師提督並非姚所奏舉後

朝議息兵召還亦並無疑琅之心至澎湖之戰制三軍之命者惟琅姚但駐守廈門調遣資糧而已今云施琅泊海上姚率大軍救之恐非事實以旂志及榕村文集臺灣紀略參之得失可見未稔集中所據者何書也至吳三桂以康熙十二年反明年耿精忠反十五年尚之信反集中屢書三藩反并

爲十三年事又誤也張楷傳載張在安徽以議寬積欠獲咎

罷

硃批諭旨及督撫年表張在雍正中無巡撫安徽事又言調撫江西以虧倉穀解任聽勘亦誤此是裴𢕧度事張嘗爲江西布政矣亦未嘗爲巡撫也陳恪勤傳載陳下江寧獄時趙恭毅巡撫浙江過江寧傳

諭旨亦誤趙以康熙四十一年授浙江巡撫其冬調偏沅陳坐法在四十四年其後再罷職又在四十九年趙尚未去偏沅也沈光祿狀

東巡事在乾隆八年是

巡盛京非山東胡恪靖祭告南鎮非南岳南鎮者會稽也此

上所陳皆顯然可見者其它瑣悉或未易枚舉惟望悉心攷核隨手釐定俾豪髮無憾而後卽安庶可爲傳世行遠之計不然與爲失實毋寧闕疑此則私心所深禱者也抑凡古人碑誌之作未有不俟其子孫之陳乞而漫然爲之者漫然而爲之則吾言既置之于無所用又無子孫爲之徵則其人之本末不具而徒采道路之傳聞剽搢紳之餘論或援甲以當乙或取李而代桃傳之異日眞僞雜揉是非瞀亂不如舉而刪之爲得計也愚意大集諸碑誌非有子孫陳乞者削之其事詞可徵本末具者或爲傳或爲狀可也不具者或別爲書事亦可也誠如此在作者既不至失言而諸公平生行事亦得藉以取信于後世其與夫漫然爲之者大不侔矣執事以

爲然否幸進而教之

與大紳書

兩謝省試省御連歲熱惱此老兄之誓自誡也龐居士曰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非老兄吾誰望耶居常說老兄文及今空有定本學道人有不工文者知未至也理未窮也理窮則文之本末無不盡知致則文之微顯無不周六經論孟之書可證也知未致理未窮其文或謬于義或不足于辭皆病也兄之文礙于義者在儒釋之閒一彼一此忽予忽奪東西二教如日月相推並行而不悖要其歸教人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則一而已不此之察至主張同異鼓弄是非名爲尊聖而聖不加尊名欲護儒而儒不受護何則本之不立祇益戲

論故也又如與韓公復書多為支離之說自纏繞此非獨文字之病無亦知有未致理有未窮故邪其不足于辭則曰吾之文本不求工字句也兄試觀古聖賢人之文一字之設其立如山一句之成其安如地亦有不工字句者邪天竺書諸大德所譯廣周法界細入毛孔亦有不工字句者邪不如是則辭不足以達義故也老兄之文其正容而談者精心所出紀律森然誠不讓退之時復掉臂禪窟縱橫無礙亦往往有大慧三峯之意至其它撰述未經琢削者支辭弱句所在多有此不可不加之意也自三代以降雄于文者無過子長退之然子長伯夷傳以私意闚天道疑報施無濫沮善而長惡吾滋懼焉柱下漆園何等人物乃下與申韓等列曾進脫輓

富貴顧與鄱陽同科其亦失卻眼珠矣孔子世家與弟子傳但應綜生平出處大略進德修業之敘本末自見乃泛引墳羊楛矢及論語問答豈有當乎謂之曰潔吾不信也然且自安其所已至以爲可比春秋之作其然乎其不然乎退之自負不在孟子下然與崔羣書謂死生壽殀造物者都不省記又謂天之與人好惡異心乖自求多福之旨應科目書以仰首鳴號爲命悖順受其正之訓送孟東野敘言物不得其平則鳴而以咎繇禹伊尹周公孔子當之是數聖賢人者豈皆不得其平者乎獨無有樂天知命而不憂者乎它如與陳給事邢尚書書送牛堪俱文珍敘至淺陋無可取夫以退之之文可指而議者如此況學退之而未至者乎然則恃一已之

聰明一日之才力而自以爲無可加者徇私心長客氣甚非地中有山之象也抑或自知其不足矣忍而遂之其去修辭立其誠者又遠矣吾黨三四人生同時志同方道同術又俱以文字作合良可謂厚幸然而生死聚散不可知不及今盡商量之益忠告之方能無詒後時之悔乎前日面請大著早晚當見付其文圓滿者僅補入文錄如有可商俟別紙盡意拙稾現有六帙兄與臺山兄論定者十居八九續有增加亦望一覽其全重加去取不勝至望紹升謹白

與韓公復

四年前嘗寄書于淮安去年復寄書于京師一往杳然竟無消息意者異同之論不能釋然于中邪夫異同之論生于意

而意生于有我苟我見未除則凡異同之論皆私意也況不觀于太虛空乎五岳並峙不見其高四瀆爭流不病其溢何則惟虛能受故也若夫一畝之宮坳堂之水置杯焉則膠置卷石焉則礙蓋有所局則受有所窮爲學之道何以異是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大小之分豈獨在物交之際哉其有所據以爲是有所立以爲宗者皆我見之未除而不能廓然者也善乎陸先生之言曰青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通是指者斯可與之論學矣願兄且將異同之論閣過一邊絕有我之私合虛空之量則雖巷語街談鴉鳴鵲噪一性圓融了無隔礙又豈有于太虛空中橫分經界強說是非哉舊刻二林居制義刪改數篇續增十餘篇

今寄兄論定臺山兄亾後索取其家遺稾合詩文編爲八卷。歐陽子曰斯文金玉也此足以當之矣貴鄉田舍人能通彼此之郵書到卽賜覆以慰拳拳之私幸甚不宣

復莊生斗書

承惠書涼涼獨往奮然欲攀古人而從之以求道德性命之指而致力焉足下之趣則高矣始則自信旋復自疑此則恐于學問之途尚未得其門而入也夫所謂自信者非它信吾心之無有上信吾心之無有量無有上故萬物莫得而加也無有量故萬物莫得而遁也聖此心也凡亦此心也故曰吾何疑乎哉于此自信于此有立是爲學問頭惱而或狃于習動于氣則必實致其廓淸掃蕩之功以漸致乎純亦不已之

僞。此非眞有遯世无悶之心者。殆求有不自屈而反者也。足下之疑其不以此乎。僕年二十時。始知好古書慕古氣節文章之士。銳欲與之頡頏。而虛憍恃氣。隱微之地。時不自克矣。欲希百世之名。殆所謂色厲而內荏者耳。年二十四。讀宋明諸老先生書。始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默坐澂觀。恍若有見。由是反求之孔曾思孟書。覺一字一句。莫不從自心中流出。初非有高深不可幾及之事。回視氣節文章。如傾勺水入巨海中。不復歆羨取舍于其閒。至修辭居業。閒有發抒。虛心順理以求一當。要與古人不大相遠。年來出入儒佛。雖工夫見地屢有轉變。然其最初得力之地。不可誣也。足下既有志斯事。且當息心定氣。求古人之實而致力焉。欲求古人之

實當由宋明諸老先生書上窺孔孟思曾之指反復體究要于自得世間師友何以過是于任生所見足下文傲然其自喜灑然其自異在儕輩中誠爲特出然而理未實氣未調文句間未盡從順疑亦唯虛憍之爲患此不可不深思而切圖之也感垂問之勤不自疏外伏唯鑒察不宣

與王念丰

承示讀賦巵言有本有文或原或委爛乎其詞邃乎其指洵堪扶大雅之輪不必盧壯夫之悔矣唯是中閒二則一席空元一排閒適反之鄙見殊不謂然屈子遠游之篇賈子鵩鳥之賦固已超然遠覽獨脫牢籠班張以降下逮興公或祖述孔聃或翹思僊釋並希風于皜白匪塗附乎丹青至若太白

大鵬即是逍遥之悄子瞻赤壁乃明解脱之因登空以緣情爲敎而場稱性之談乎且夫廊廟山林義無偏樂蕭涼恒爛詞不一宗必尚廊廟而薄山林則衡門泌水不當列太師之風必謂蕭涼不如爛爛則歸田閒居何以入昭明之選此皆馮臆而言未是通方之論希更審思別開妙諦庶使子雲小技不礙談元䂓直空彎未妨聞道不勝私祝

奉王芥子先輩書

往在京師與羅君旭莊游得聞先生風義之日久矣其時先生方遠宦西秦無由瞻奉顏色又不獲讀先生之文懷結于中怨怨十有餘載今年秋始從太倉入得先生文一冊讀之反覆不自休竊自喜以爲此非獨先生之文而已亦遂因而

見先生之人焉覘向所聞于羅君者蓋淺之乎知先生者也紹升自年二十餘治古文于當世學士大夫之著撰未嘗不徧觀而心識之由其言之所發以窺其中之所存蓋未有能逌其情者也先生之文乍而接之蓬蓬然若晴雲之度空也沛油然若春雨之潤木也徐而按之汪汪然若萬頃之波測之而彌深方之而彌廣也其與人之篤也奬善之勤也慮事之周也其不爲仁義之言乎哉紹升之業于斯事也亦專且勞矣乃者蓋嘗紬濂雒之緒遡洙泗之津獨抱遺經上下求索而旁皇衢道且奮且顛尋復撥元詮于柱下窮梵筴于靈山積思既久稍稍窺見古人述作之本始知收視反聽絕利一原契于深造而自得之而結習未忘偶有塗抹日以滋蔓

將欲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充然沛然四達而不悖斯不亦難乎進退無所據竝見哂于先生也淺矣曩異時讀唐宋諸家文于韓李歐曾四子私心所竊嗜韓歐之文元氣所流變化自在故不可句倣而字爲李曾之文頗有門戸時或效之輒得其近似要其獨到處急與之追而力有所不逮未嘗不竊自歎悅今讀先生文以視歐曾二子其不相肖者何少也又有以知先生之非有意爲二子之文也愼以擇之磨礱浸潤而後出之其相肖也亦適然而已爾故曰此非獨先生之文因而見先生之人也然先生之人殆不可測蓋衛武公年九十餘而懿戒之詩作蘇子瞻既竄海外文益奇和陶諸篇翛然自適于窮通之表故曰有本者如是豈非然哉今所見先生

文獨在京師及關中作自頃十餘年閲天道之盈虧人事之往復先生閲歷日益深其反求于身心性命之故者日益孰由是而爲言其又不僅如前所云云已也紹升亦願聞其槩焉不敢避求同之嫌謹因朱學士反使之役一輸其中藏冀先生有以裁之幸甚不宣

答袁蕙纕

承示春秋論見處卓然非章句儒所及夫子自言述而不作中庸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夫子之道即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知之斯已爾覺之斯已爾無可作也豈獨春秋爲然易詩書禮其猶是也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人者得乎斯民之所同然而無加損焉春秋之法善者善之

非夫子之能善之也斯民善之也惡者惡之非夫子之能惡之也斯民惡之也亂臣賊子則皆自外于斯民者也直道之所不容也夫子亦以直道治之耳而何以作為哉然則春秋之法非夫子之法也魯史之法也魯史之法三代直道之所馮而寄焉者也夫子于此整其文焉爾無改乎其質也精其義焉爾無變乎其體也故曰述也此大著之所明為有契于愚衷者也雖然謂夫子不作春秋則可謂春秋不經聖人筆削則不可左邱公羊同列門牆其說春秋也一曰非聖人誰能修之一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此其顯然可徵者不獨孟子有成春秋之文也而大著云云則是春秋與晉乘楚檮杌無以異也而何以列于經也願足下更審思之凡說經者病其

苟同尤病其好異。如斷獄然。枉平其情慮而與之委蛇。其可矣。足下亦以爲然邪。大著本欲納還。緣雜入故紙中。偶檢不得。謹別書所見以求教益不宣

。與族父秋士先生書

不孝紹升敬白秋士叔父自臺山去世後耳目所及罕有能爲銘功述德之文者非弗能爲也才識所囿體卑而力闟不足以追三代兩漢之風故不謂能也近讀叔父集中文字夐然躋古作者之庭誠當今所僅見惜其所撰錄不出乎閭門委巷之閒。閒有施于政者亦不過專城之寄而已。若其人出處進退上可以見朝廷交泰之隆。下可以徵人文化成之盛。如吉甫之頌申伯樊侯。伯喈之稱太邱有道。其亦有諸乎。則

固未之見也夫能爲三代兩漢之文而不得三代兩漢之士之傑然者被之金石以炳耀天地顧近域乎閭門委巷之間豈不大可惜哉吾　考卜葬有期事狀已具度今堪任志墓者非叔父而誰念我彭氏自明初迄今近五百年矣會
國家重熙累洽蒙被教澤濡染醲化道德之榮自微而著至
吾　考而大集其休夫豈適然之遇其所從來殆有積于冥冥之中而非見聞所能盡且又非一身一家之故矣叔父知人論世夙具濬識又近在族黨親切道之必非外人所可及它日存之集中令讀者慨然以思皇然如不及雖謂吉甫伯喈復生今日可也用敢冒昧以請幸慭其愚誠俯賜察納不宣

與王念丰

墓道之文蓋始于漢氏大都出自門生故吏之手如今世所傳孔宙曾峻衡方夏承諸碑皆是也讀其文頗有浮夸張大之詞蔡伯喈云吾爲文雖郭有道碑差無愧色則其它可知然門生故吏雖不無虛美要其人終必有沒世之思而後能致人之稱譽其與夫以勢利相要者異矣自李唐以降始有諛墓而得金者有計字而論緡者于是碑版之文多萃于名位烜赫之人而不必出自門生故吏夫彼以名位相招此以金縑相取得不謂之市道何哉市道之行其患中于隱微而其文亦日以卑下欲以信當今傳後世無是理也　先公之葬也于

令與谷有墓碑竊以市道爲戒不敢遠求名位烜赫之人度今門生中能爲伯喈之文者唯足下故敢私以相屬幸發奮爲之軼唐配漢金石鏗鏘不孝當傾耳而聽之拭目而俟之矣其銘幽之作已屬吾宗秋士先生弄闕不盡

復盧紹弓先生書

承命校馮先生有道集既卒業略分差等有求安于中者附注其說俟老師論定焉先生才敏而記博志正而氣剛其于身世之交是非得失之故誠激于中勃然而不可遏推其心設一旦爲朝廷諫官必將奮不顧身畢心竭慮論列天下大計即下膺專城之寄亦必有忠信慈惠之實加于民而不徒取脂膏以自潤也既老于布衣無所用依人而食獨以文自

豪其亦有不自得者邪至其遇奇節苦行流連往復慨慕無窮眞所謂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此可以見先生之人矣然讀先生九原之作其于天人相與之際古先聖賢問學原流似未能究盡其意故其言得麤而遺精其讀經諸篇攷證頗詳辨論亦嚴而于切問近思之指猶有閒焉蓋古人之治經非獨以其言而已必有不容已于性命之故孳孳焉內求而不釋其積力久一旦豁然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故發而為言如日之麗空如川之赴海豈不明且信哉先生之文既不能無歎乎此後之編集者似不宜遽以有道加之使先生誠詣其實與則近世作者如湯文正陸清獻雖不言有道人將以有道歸之若猶未也則恐先生之不願有是名也其集中議論

有好奇失中者有率卒世故者乃至無益之辯不急之察俱宜汰去亦有刻本所有鈔本無之而其文足錄者別爲目以上幸補入爲不宜

與韓公復

去冬承惠書正當結期閉關未及裁報又承索拙稾今年夏始得族人代爲鈔錄二三十篇口課餘閒乃得緘寄幸評示其得失並重刻　先曾祖遺書及尊聞居士集各寄一部

夫學術之岐久矣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皆其自以爲至足者也自以爲至足則其所不足者常在乎人矣而人之視之者又安知其不以爲不足也其反而自視又安知其不以爲至足也嗚呼至人不世出將欲求一是之歸程足與不足

之等不亦難乎亦寬以居之各存其眞焉斯可矣亦虛以受之各取其長焉斯可矣衛恤錄改去一二語續增碑文一篇并呈不盡

與林生衍原

閱所示諸作樹義既卓而筆又足以達之爲之不已古人不難到也要能撲索先儒緒論以求孔孟不傳之學此是立身行己之本不獨修詞之要而已但先儒所造各有淺深而異同之論莫紛于朱陸此直當以中庸判之未可作矮人觀場之見也中庸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又云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學問思辨皆所以擇善而爲篤行之地善者何德性之謂也然則舍德性而外豈別有問學之功邪觀于夫子贊

顏淵爲好學而以不遷怒不貳過實之其故可思矣唯以尊德性爲主而致其問學之功故能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蓋此四者皆德性所自具致之盡之極之道之皆問學之事不可截爲兩件也若以廣大高明爲德性精微中庸屬問學是德性可以語大而不可以語小有敦化而無川流也而其所爲問學者亦且狃下而遺上執近而忘遠內外分張首尾橫決豈不謬哉至知溫故知新所以明善敦厚崇禮所以誠身其于一貫之中又未嘗無先後之敘亦不當如朱註所云也然朱子豈不知尊德性者觀其與人論學輒併近裏補偏救弊意至切深後之人不察其實而唯門戶之爭標末之徇欲以豎儒章句之業矜爲守先待後之傳亦見其

不知量也足下既有志斯事當攄然大反其本始實見夫此心此理之同然其于先儒緒論虛心涵泳以求至當之歸而無以一家之說自泥則于異同得失之閒將有不辨而自明者矣往時手輯程邵朱陸四先生書今輒寄覽可反覆盡意如有斯得不憚往復幸甚不宣

六日讀 止非

二林居集卷四 終